



【俄】尼古拉·奥斯特洛夫斯基>>>>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GANG TIE SHI ZEN YANG
LIAN CHENG DE

(上)

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钢铁

是怎样炼成的

上

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_(上)

G
L

ZEN
E

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/ (苏)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；郑唐译。
— 哈尔滨：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，2013.5 (2014.6 重印)
(俄罗斯现当代经典儿童文学大系)
ISBN 978 - 7 - 5319 - 3474 - 5

I. 钢… II. ①奥…②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苏
联 IV. ①I512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78260 号

俄罗斯现当代经典儿童文学大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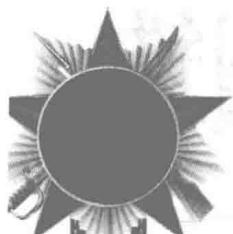
【苏】尼古拉·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郑 唐 译

项目总监：张立新
统筹策划：王军胜 张小宁
责任编辑：赵惠鑫
责任印制：姜奇巍
插 图：范 哲
封面制作：韩 维
出版发行：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(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8 号楼 150090)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印 装：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印 张：20
字 数：120 千字
开 本：710mm × 1000mm 1/16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5319 - 3474 - 5
版 次：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定 价：56.00 元 (上、下册)

目录



第一章 少年辍学做工	1
第二章 偷枪风波	11
第三章 白色恐怖下的初恋	19
第四章 血腥残酷的屠杀抢掠	41
第五章 勇敢的营救	51
第六章 死里逃生	65
第七章 兵火相交中的红色政权	87
第八章 英雄的战场	101
第九章 痛苦的抉择	111
第十章 邂逅丽达	125
第十一章 生命的意义	165



目 录

第十二章 内部斗争	187
第十三章 再见丽达	197
第十四章 再战病魔	209
第十五章 前进障碍	231
第十六章 新武器新生活	239



第一章 少年辍学做工

肥胖的瓦西里神父，身穿法衣，脖子上挂着一个沉甸甸的大十字架，正气势汹汹地盯着四个男生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小无赖，告诉我，你们谁会抽烟？”

四个男生都小声回答：“神父，我们都不会抽。”

神父的脸被气得通红。

“混账，都不抽，那么是谁往发面里撒的烟灰？你们马上都给我把口袋翻过来，快！翻过来！”

只见其中的三个孩子乖乖地掏出口袋里的东西，放到桌上。

神父仔细地检查，甚至连口袋里的每条缝都没有放过，但什么也没发现。于是他盯住第四个孩子。他长着一对黑眼睛，身穿灰衬衫和蓝裤子，两个膝盖上打着补丁。

“我没有口袋。”他边说边用手摸摸那已被缝住了的口袋。

神父狠狠地揪住男孩的一只耳朵，把他推到走廊里，随即关上了门。

被赶出来的保尔，坐在教室外的一级台阶上。他两只手托着脑袋呆呆地想：妈妈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，每天从早忙到晚，对他又那么关心爱护，这下可怎么向妈妈交待呢？



第一章

少年辍学做工

泪水不知不觉哽住了保尔的喉咙。

就因为那次在圣经课上，保尔对地球是由上帝创造的说法向神父提出疑问，不料，却遭到神父的一顿毒打。

第二天，妈妈来向瓦西里神父求情，希望能让他儿子继续在学校读书，可那个凶狠的老头就是不答应。无奈，妈妈只好把保尔领到车站食堂，在那里给他谋了一份差事。

车站食堂的老板已过中年，脸色苍白，双目无神，他朝站在旁边的保尔瞥了一眼：

“他几岁了？”

“12岁。”妈妈回答。

“好，让他留下吧。条件是这样：每月8个卢布，当班的日子管饭。干一天一夜，回家歇一天一夜，可不准偷东西。”

“决不会的！决不会的！我保证。”妈妈慌忙说。

“那今天就上工吧。”老板回头对那个站柜台的女招待喊道：

“齐娜，把这个新来的小伙子领到洗碗间去，让弗罗霞给他派活，顶格利什卡。”

洗碗间里的桌子上盘碟刀叉堆成了小山，几个女工肩头搭着毛巾，不停地擦洗。有个比保尔稍大一点，红发蓬松的男孩正在两个大茶炉跟前忙活着，他叫克利姆卡。

<<<<<<

齐娜径直走到一个洗碟子的女工跟前，扳着她的肩膀说：

“弗罗霞，瞧，给你们派了个新的小伙计，顶格利什卡的。

该干些什么，你给他讲讲。”

齐娜指着这个叫弗罗霞的女工，回头告诉保尔：

“她是这儿的领班。她要你干什么，你就干什么。”说完，转身回小吃部去了。

“知道了。”保尔轻声回答。

弗罗霞擦擦头上的汗水，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番，然后卷起从胳膊上滑下来的衣袖，用异常悦耳浑厚的嗓音说：

“弟弟，你干点杂活儿。就是这口大水锅，你清早就把水烧开，让锅里一直有开水。当然，柴也得劈。还有这两个大茶炉，也得由你照管。然后，不太忙的时候，再擦擦刀叉，倒倒脏水。活可不少，可真够你忙的。”

这时洗碗间的门开了，三个堂倌都捧着一大叠用过的盘碟刀叉走进来。其中一个名叫普罗霍尔的人对大家说：

“抓紧干活！12点的车眼看就到，你们却还慢腾腾地。”

他看见了保尔，问：“这是谁？”

“新来的。”弗罗霞回答。

“哦，新来的。喂，这么着，”他的一只手重重地压在保尔的肩上，把他推到大茶炉跟前：“这两个大茶炉，你得一直照管着。瞧瞧，一个没火了，另一个也光冒烟了。今天饶你一回，





第一章

少年辍学做工

可明天要是再这样，准叫你吃耳光，懂吗？”

保尔一声不响，动手烧茶炉。

他的劳动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。他明白，在家里可以不听妈妈的话，在这却是不可以的。因为真像斜眼普罗霍尔讲的那样：不听话就吃耳光。

他把大肚子茶炉烧得旺旺的；然后，他提起脏水桶，飞快地跑出去，倒进污水池；他往大水锅底下添柴；他把湿毛巾搭在火烫的茶炉上烘干……总之，叫干什么，就干什么。深夜，当他走到下面的厨房里时已经精疲力竭了。

头一天就这样过去了。保尔感到自己成了个大人，用辛勤的劳动赢得了休息权。他回到家，看见妈妈正在院子里烧茶水。妈妈一见儿子，慌忙问：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挺好。”保尔回答。他从开着的窗户里，看到了哥哥阿尔焦姆宽阔的脊背。

“怎么，哥哥回来了？”他问，心里不免一阵发慌。

“昨天回来的，留下不走了。要在机车库干活。”

保尔怯生生地推门进屋。他有点儿怕哥哥。

“你大学毕业了，满肚子学问了，现在干着洗盘碟的活儿，是这样吗？”阿尔焦姆问。

保尔低头不语，两眼盯着一块裂开的地板，地板上有一颗



露在外面的钉子头。

阿尔焦姆从桌旁站起来，走进厨房。

“看来不会挨打。”保尔松了口气。

喝茶的时候，阿尔焦姆对保尔说：“弟弟，你应该学一门手艺。

这会儿你还太小，一年以后，也许机车库能收你。我已经转到这里干活，妈妈再也不用去当佣人了。不能再让她见到什么样的混蛋都弯腰了。保尔，你要争气。”

车站食堂白天黑夜不间断地营业。

这是个枢纽站，5条铁路线在这儿交轨。车站里总是挤满了人，只有深夜，在两班车的间隙，才能安静两三个小时。

保尔在这里干了两年。在这两年里，他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碗间。厨房是个大地下室，20多人在里面干活。10个堂倌从大堂到厨房，来回奔忙。

保尔的工钱，已经从8个卢布加到10个卢布。两年来，他长高了，也结实了，当然，也吃尽苦头。在厨房里当下手，烟熏火燎地干了半年，又被撵回洗碗间。在食堂最忙的时候，他端着托盘，一跨四五级，跑到下面的厨房，随即又往上跑。

每天夜里，等到两个大堂都消停下来，堂倌们就聚集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里赌得昏天黑地。保尔知道，他们每个人，当班干一天一夜，捞到的小费就有几十个卢布。



保尔心想：“我哥哥阿尔焦姆，头等的钳工，一个月才 48 个卢布。”

夜晚，厨房的角落里，食堂的仓库里，经常发生一些事情。保尔对这些事情已经不感到惊讶。他清楚地知道，任何一个洗碗女工和女招待，如果不肯以几个卢布为代价，把身子出卖给有权有势的人，那她们是干不长的。

在这两年里，保尔看到了社会最底层的肮脏世界，那股霉烂味儿扑面而来。他从心里憧憬着一个未知的清新世界。

转眼，到了第二年的一月，天气非常寒冷。保尔做完一班，打算回家，可不见接班的来。保尔去找老板娘，说他已经下班，该回家了。老板娘偏不让他走，要他继续当班。他实在很累了，但只得留下，于是又连续干了 24 个小时。夜里，他已经精疲力竭，可还得灌满几锅水，好赶在 3 点钟火车进站前把水烧开。

保尔拧开水龙头，不料没有水流出，估计是水塔不出水。他把水龙头开着，自己倒在柴堆上歇会儿。谁知困倦不堪的他睡着了。

几分钟后，水龙头咕嘟咕嘟响了，水流进水槽，漫溢出来，顺着瓷砖流淌到洗碗间的地板上。跟往常一样，这段时间，洗碗间里连人影儿也没有。水越来越多，漫过地板，从门底下流进了大堂，然后又无声无息地流到旅客们的包袱和箱子底下。直到一个睡在地板上的旅客被水泡醒，人们才赶紧扑向各自的

行李。顿时，大堂里乱成一团。

水却还在流，越流越多。

斜眼的普罗霍尔闻声赶来，跳过积水，奔到门前，使劲地推开门。屋里被门挡住的水便哗地一下，全涌进了大堂。

叫嚷声更高了。几个当班的堂倌跑进洗碗间，普罗霍尔扑向酣睡的保尔。可怜的保尔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就被打得眼冒金星，浑身剧痛难忍。

他挨了一顿痛打，一步一瘸地回了家。

早晨，阿尔焦姆看到受伤的保尔，他皱着眉头，听保尔把经过说完。

“打你的是谁？”阿尔焦姆瓮声瓮气地问。

“普罗霍尔。”

“好，你躺着。”

阿尔焦姆披上羊皮袄，一言不发，向车站食堂走去。他来到洗碗间，向洗碗女工格拉莎问道：

“我要见堂倌普罗霍尔，可以吗？”

“他马上就来，请等一等。”

这个魁梧的男人朝门框上一靠，说：

“好，我等一会儿。”

一会儿，普罗霍尔端着一大堆杯盘刀叉，一脚踹开门，走进洗碗间。





少年辍学做工

“这就是普罗霍尔，”格拉莎说。

阿尔焦姆跨前一步，一只手重重地按住斜眼堂馆的肩膀，目光逼视着他，问：

“你凭什么打我的弟弟保尔？”

普罗霍尔想把肩膀挣脱出来，但已经挨了重重的一拳，跌倒在地。他挣扎着站起来，然而第二拳更厉害，打得他趴在地上，再也动弹不得。

洗碗女工们吓坏了，纷纷躲在一旁。

阿尔焦姆转身往外走。

普罗霍尔满脸是血，在地上抽搐着。

当晚，阿尔焦姆被关进了宪兵队。

六天以后的晚上，阿尔焦姆回来了。妈妈已经睡下。阿尔焦姆走到坐在床上的保尔跟前。

“怎么样，弟弟，好点了吧！”他在床边坐下，关切地问，又说：“没关系的，以后你到发电厂去干活。我已经替你讲好了。在那儿，你还能学到一门手艺。”

保尔伸出双手，紧紧握住哥哥的大手。就这样，他终于从黑暗的车站食堂里解脱了出来。



第二章

偷枪风波



第二章 偷枪风波

1917年，俄国沙皇被推翻的消息如同一股旋风刮进了小城。

沙皇时期，这存放着两万只步枪，堆积在一个农民的板棚里，农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游击队。

早晨，保尔从发电厂下班回家。他在这里给锅炉工当助手，已经整整一年了。

今天，小城里热闹非凡。一路上，他看到拿着步枪的居民越来越多。有的拿一支，也有拿两三支的。保尔急着回家，也没打听是怎么回事。在列辛斯基家的宅院附近，他昨天见过的那些人正从马上下来。

保尔回到家里，听妈妈说阿尔焦姆还没回来，于是，就向城区另一头的谢廖沙家奔去。

谢廖沙的爸爸是一名副司机，有一所小屋子，还有一份薄薄的家当。谢廖沙不在家，他的妈妈，一个白净面孔的胖女人，不满地瞧瞧保尔。

“鬼知道他在哪儿！没等天亮，就出去疯了。听说什么地方在发枪，多半他也去了。你要看到他，就告诉这小捣蛋鬼，哪怕带一粒子弹回家，我也要揪下他的脑袋……”

保尔不想听她的唠叨，一溜烟跑了。